

# 张友渔诗文集

马良春 刘福春 编

北京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此书收集了张友渔先生从早年至今的杂文诗歌和小品文。这些文章记载了张友渔先生一生的奋斗历程，不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激情。此中多是20年代的作品，也有解放后的文章。多是些难得的、不易找到的资料。也有些有情趣的字谜、逸闻趣事，可供欣赏。

## 张友渔著作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荷夫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守和	马良春	王迪	王云琨
刘兆兴	朱崇利	吴大英	陈荷夫
肖平	段荣魁	高德	赵蓉裳
侯雨夫	程文	鲁孝文	

## 目 录

前言	( 1 )
介绍一个友人的信	( 1 )
状元文童与秀才	( 2 )
硬人的逻辑	( 3 )
介绍上等人才的上等广告	( 4 )
“我飞回来了！”	( 5 )
陶乐勤名实相符	( 7 )
委员和厕所	( 8 )
狗也念佛	( 9 )
陶乐勤的骗人术	( 10 )
情人背后有情人	( 12 )
圣人相轻	( 14 )
真是累赘	( 15 )
恨不见“吾家翼德”	( 16 )
马子正名的提议	( 17 )
姥姥的音义	( 18 )
出风头作何解	( 19 )
曹三爷可谓大胆	( 21 )
汤斐予夺了章行严的宠	( 21 )
参政们媲美罗汉	( 22 )

我又在猜哑谜了·····	( 22 )
梁任公的脑袋·····	( 25 )
谢谢大慈大悲的加大使·····	( 25 )
生日·····	( 26 )
不打“死老虎”打“不死老虎”·····	( 27 )
华乎？美乎？·····	( 28 )
五年前的今日·····	( 30 )
和平纪念坊快倒了·····	( 34 )
快救老西·····	( 35 )
熊老板夸奖阎老板·····	( 36 )
岂明先生忘却的一件大战·····	( 36 )
孔夫子的便壶该陈列不·····	( 37 )
写在“公主府的新爱潮”后·····	( 39 )
写在筱梅的公主府新爱潮后·····	( 42 )
上帝眼圈里只有“大拉屎”·····	( 43 )
明珠体是圆润光亮的·····	( 45 )
先打倒政治上的偶像·····	( 46 )
明珠光耀中之新年景物·····	( 46 )
虎头先生传·····	( 47 )
“人纪绝矣！”·····	( 49 )
从人格谈到江翊云先生·····	( 50 )
纸老虎禁不起一戳·····	( 51 )
张状元不忘入阁·····	( 53 )
无聊的答复·····	( 54 )
出奇翻新的电报·····	( 57 )
法统与饭碗·····	( 59 )

替赛先生喊冤·····	( 60 )
酒舖中·····	( 61 )
大学教授和广告员·····	( 64 )
从官僚说到校长·····	( 65 )
桌子又作怪吗·····	( 66 )
捋一捋虎须·····	( 68 )
忧夷的罪史·····	( 69 )
汪有德缺德! ·····	( 76 )
陈通伯眼中只有孤桐·····	( 76 )
替姓张的说话·····	( 78 )
和事老多事·····	( 79 )
新诗坛又添一大将·····	( 80 )
呜呼国家主义者领袖·····	( 81 )
盖棺论不定·····	( 82 )
穷骨头不值钱·····	( 82 )
一年来“明珠”的文体·····	( 84 )
明珠是疯狗·····	( 86 )
吹“吹毛家”的毛·····	( 87 )
新年三日记·····	( 88 )
“的”和“底”用法之讨论·····	( 91 )
江岸虎又来招打·····	( 93 )
天下英雄尽入彀·····	( 93 )
高等教育大发达·····	( 94 )
半个男子问题·····	( 95 )
傻子开会·····	( 96 )
老虎社打虎记·····	( 99 )

支那通的笑话	(102)
中国不是资格国	(105)
想到佛爷的靴子	(106)
革命党与大炮	(106)
“我也愿打资本家”	(107)
教授讲话不会错	(108)
张友彝不是张恨水	(109)
左手拿钱右手打嘴	(110)
为主义而战	(111)
呜呼！不平等条约	(112)
如此维持治安	(112)
云山虎社存虎	(113)
为什么相打？	(126)
渔人得利的和平会议	(127)
聪明绝顶的北京商民	(128)
“大事化了”的妙法	(128)
吴佩孚何时复职	(129)
试试张家的万应散	(130)
人心厌虎了	(131)
老车夫的谈话	(131)
清流化浊水	(133)
出洋考察	(134)
炸弹的教训	(135)
谁教他们是国民党	(137)
不痴不聋不作军阀官僚	(137)
阎老板何以自处	(139)

飞机下的谈论·····	(139)
纠缠不清的法律问题·····	(141)
古色斑斓的人格·····	(142)
麻雀牌的创始者·····	(143)
五年前的旧谜·····	(145)
离开北京之前·····	(146)
想到赵光庭君·····	(148)
犹太圣人漂流记·····	(150)
穷家斗富和矮子看戏·····	(155)
批评两首日本诗·····	(156)
奴才思想·····	(157)
介绍“入井”运动·····	(158)
日本人眼中的燕山外史·····	(159)
恋爱与重婚·····	(159)
车夫武大·····	(162)
我的忏悔·····	(165)
水墨画之艺术的解释·····	(166)
读罢哀梨的哀毕倚虹·····	(170)
骨董铺的弃货·····	(172)
“者”化教育·····	(173)
读叔简君的“论旧书与新书”想到一件趣事·····	(174)
独裁制的流行病·····	(175)
他们死了·····	(175)
茶点了事·····	(179)
还是作寒蝉好·····	(179)
玷污了教授头衔·····	(180)

廉耻道丧·····	(182)
究竟名流值钱·····	(182)
伤酒后·····	(184)
榆次车站·····	(185)
章太炎为王者师·····	(188)
父亲的生日·····	(189)
叫化子的人格·····	(191)
做了官了·····	(193)
一封来信引起的感伤·····	(195)
吹老友春冰的毛·····	(197)
关着门做买卖·····	(198)
欧化的地名和人名·····	(199)
谈谈“获虎之夜”·····	(200)
戴着三颗顶子的老西·····	(202)
君子国·····	(203)
君子国风俗志·····	(204)
替恋爱小说家辩护·····	(209)
睁眼瞎子的小传·····	(211)
寻狗论·····	(212)
古今达人唯庄周·····	(213)
丐妇的哀呼·····	(214)
磕头虫说·····	(215)
此之谓合作·····	(216)
印度人之结婚与多妻制·····	(217)
别一世界之妇人生活·····	(219)
勇哉！许交涉员·····	(220)

新春秋笔法	(221)
病坎饿坎瞌睡坎	(222)
小编辑之取稿标准	(223)
胡适适胡了	(224)
买卖场中之新趋势	(225)
前俄皇女之末路	(226)
小编辑的怨声补遗	(227)
李太太屈服了	(228)
溥仪先生屈尊了	(231)
吾其狗乎	(231)
丫头何必养老妈	(233)
再来介绍斩鬼传	(233)
替斩鬼传吹	(235)
是谁的轶事	(237)
斩鬼传里的妙诗	(238)
斩鬼传的作者原是老西	(239)
抄袭问题	(241)
痛苦之源	(242)
泥里日记之一	(245)
泥里日记之二	(247)
泥里日记之三	(249)
斩鬼传的生日	(250)
孔老头真个百世可知	(252)
泥里闲话	(253)
又一封不忍卒读的信	(255)
半封信	(258)

应该忏悔的事·····	(260)
中国可谓君子国矣·····	(263)
逐臭夫略传·····	(265)
弄手心理·····	(266)
三谈社会上的小实力派·····	(267)
取消们罗主义·····	(268)
盗扰临县记·····	(270)
事所必至·····	(272)
“夫妻”称谓问题·····	(273)
死人吃饭·····	(275)
磨鞋大家·····	(275)
会食法·····	(276)
为儿死·····	(276)
真个是别来有恙·····	(277)
评未来之世界·····	(279)
《姑娘，要警惕啊！》序·····	(286)
回忆吴承仕先生·····	(290)
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同志·····	(293)
庆祝中华书局成立70周年·····	(300)
童年与父亲的书·····	(304)
买书散记·····	(306)
丢书记·····	(307)
搬书苦乐·····	(309)
1979年3月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关编辑人员 的谈话·····	(311)

1979年7月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关编辑人员 的谈话·····	(312)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委会成立会议上 的讲话·····	(312)
1982年7月3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辑委 员会上的讲话·····	(315)
1983年10月13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辑 委员会上的讲话·····	(317)
我国法学家的可喜贡献·····	(318)
赠赵凡·····	(322)
赠郑天翔同志·····	(322)
赠崔月犁同志·····	(322)
烈士颂·····	(323)
别平津诸友·····	(323)
长亭·····	(324)
慕韩·····	(324)
清辉·····	(324)
大沽口船头早眺·····	(324)
女神·····	(325)
无端·····	(325)
早起·····	(326)
黄海有所忆·····	(326)
望朝鲜山·····	(327)
旅居桂林口占七绝·····	(327)
登昆明西山龙门·····	(328)

初游庐山·····	(328)
书庐山植物园·····	(328)
庐山·····	(329)
海南岛书怀·····	(329)
游镜泊湖·····	(330)

## 前 言

自1918年起，张友渔就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为当时报刊撰写文章，抨击时弊。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跟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进步报人和教授的身份，口诛笔伐，又写了许多优秀文章，并以诗歌杂文为匕首向反动派攻击。70年来，他的著作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全部作品估计近1000万言。

张友渔著作的编纂工作数年前即已开始。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编辑出版《张友渔文集》。为了更好地进行准备，从1985年下半年起，就着手搜集散见于过去报纸杂志上的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搜集工作是困难的。经各方面同志的大力协助，基本上得以找齐，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抄、印、整理和编纂。经过有关学者专家的努力，除核校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宪法论丛》一书外，另编出《法学论著》（吴大英、刘兆兴编）、《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王迪编）、《张友渔社论、通信、杂文选》（王迪编）、《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程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风云》（朱崇利、高德编）、《政治学论著》（段荣魁、王云琨编）、《历史与现实》（丁守和、侯雨夫编）、《张友渔诗文集》（马良春、刘福春编）、《张友渔回忆录》（陈荷夫编）等九个集子。这些学者在编辑张友渔著作时，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筛选其中至

今仍有出版价值的作品。在搜集选编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张友渔著作编辑委员会

1988年2月

## 介绍一个友人的信

我的友人焦金镗，是比我还落魄无聊赖的寒士，是比我还迂阔不懂事故的书呆子；是比我还懦弱无勇气而常被人们糟蹋的可怜虫。因此，他最好借文字发泄胸中悲哀抑郁之气，而他的文字也因穷愈工，悱恻动人。记得五月间，我曾在本栏介绍过他的一封信，读者也许记得，也许不记得。但我敢武断揣想，当读者读那封信时，必且为之洒几点同情泪。现在我又接到他的一封较五月间那封信还悲愤的信。我愿意再介绍到读者的眼前，要求你们更落几点宝贵的泪珠。

他的信是：“……允庵兄辞却这污浊的世界，向黄泉路上走去，四表兄已对我说了。我因是曾经屡次悲哀，患难的人，对这些不幸的事，几乎不有所刺激了。当时，不过仅瞪了半天眼。友彝兄，假如允庵的惨事，发生在先父未去世前，我定能痛哭他一场。现在可怜我是哭也没泪了！只有愤懑和懊丧！这或者是我得病的预兆，也是我盲目地入党的动机，因为孙先生的反抗精神确使人可以模仿的哟。我现在愤怒了。愤怒，又该如何呢？说到下文，除却自杀，是续不下去的。我羡慕允庵作了我们的先驱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棒喝！他拿死暗示给我们以前途的光明了。但想到他的现状，他的家庭，他实不当死。像他的那座乐园似的家庭，现在才把主人失去了，如何不使人感伤呢！只这一点，假如有天翁主宰一切，那天翁便应该受诅咒，焦金镗可死而偏不死，允

庵兄不应死，而且也不至死，却竟死了。夫复何言呢？请你示知以便进行，如有允庵遗像，请保存下几片，使我们得永久瞻仰他的丰采。我不久也预备专人照像片了。备死后，便兄们看着凭吊我。……”

如果你是充满着一腔同情心的人，感者也是穷愁潦倒的人，你读到他的咒生慕死的句子，应该怎样伤感！这不只是一个人的话呀！他实代表现代一般青年的心情啊！

自然，这信是经过我增删润色的，但于原意绝无所变更，随带着再次向读者声明一句。

（原载1925年11月3日《世界日报》，署名：有疑）

## 状元文童与秀才

大凡略知一些科举时的掌故的人，都该晓得状元、文童、秀才是一些什么东西罢？他们都是些穷酸。

在这三种穷酸中，秀才的酸劲儿最大，恐怕比老酸先生还要酸百千万倍。状元好比陈醋，酸极而变甜了。虽不敢断定他不像甜先生一般可人口，至少也可说他和醋君的淡淡风味相同。至于文童，他不过是才酿到瓮里的高粱、稻黍、糖、柿子，还没有变成醋呢。遑问酸否？因此，在穷酸队里出风头，执牛耳的人，当然要推秀才了。

据报载南通老状元，曾拍电给汉阳吴秀才，极口恭维，拍的马屁股，鼓一般响，且自称曰，“吾老矣……”可见他自愧不如秀才。又日本归来的齐文童，“朝见”洞庭驻节的吴秀才，愿就参赞之职，以备咨询与驱使。可见他也奉秀才